

中原收藏



唐代铜鎏金观音造像

初唐佛像一般仍多保留着隋代造像遗风,造型多呈体态丰肥,饱满壮硕,佛像的头部略偏大,身体稍短。面相丰满而偏方。衣纹上多喜用隆起如圆绳状的纹线,又在圆形或六角形的台座上搭敷披布,布的纹褶转折曲复,成为一时流行的样式。这种台座样式和纹线是以前所不见的。佛的发髻从北朝末期到隋的较为平缓低矮的样式发展到较为高耸,螺发所见渐多。水波式发髻又变得翻卷自由,纹路活泼,起伏明显。菩萨的体形稍显丰肥,姿态向更自如发展。

盛唐时代可以说是佛造像的黄金时代。此期的造像比例舒展匀称,结构合理,已完全摆脱了隋和初唐时佛头部偏大、体态略僵板的感觉,动态极为自由活泼。佛的头部和身軀比例合理,面型丰满,方圆适度,佛发为水波纹或螺发。除通肩式和袒右肩大衣以及褒衣博带式大衣外,又流行所谓方领下垂式大衣,内着僧祇支和裙,体态饱满丰肥。喜用束腰式台座,底边为六角、八角、圆形或花口形,上搭敷布,布纹转折曲复生动。菩萨多束高髻,发型优美,五官姣好,上身袒,束腰,重心向一侧扭曲,体态极为生动妩媚。帷帟也有动感,婉转活泼。

河南中原收藏文化研究院供稿

对于草,我有挥之不去的情结。

小时候,正逢我们国家上世的三年困难时期,家中贫穷,不得不养了一只羊,还有几只鸡,割草便成了我儿时重要的“营生”与乐趣。3岁多,连路都走不稳的我,就知道草是可以喂羊、喂鸡的。稍长,上了学,放学后割草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任务。那时候,要在庄稼地里找一片有草的地方也不容易。有时候,找到一块草多的地方,不舍得一下子割完,怕第二天找不到草割,还得“封锁消息”,怕别的小伙伴知道偷着去割。有时候,为了圈地占草,小伙伴们会互相吵架甚至大打出手。但是谁也不会记恨谁,过不了两天,就又好上了。傍晚回家,只要能撞回一篮半篮青草,再看看母亲喜滋滋的笑容,我的心里也会有一种说不出的甜美,感到自己为这个家做出了贡献。

那个年代,好像什么都缺,庄稼收成不好,连草也少。有时候东寻西找,也割不了多少草,为了博取父母的表扬,我和小伙伴们会把篮子里的草蓬了又蓬,让它虚虚的显得多一点,有时候还会在篮子底部架上几根树枝,把草铺在上面,磨蹭到太阳下山,天色有些暗了才回家,直接走进羊圈撒开一片。我自己觉得很聪明,哪知道父母早已心知肚明。一次吃晚饭,父亲不经意地告诉你每天割一篮子的草,羊怎么吃也吃不饱呢?我就知道事情漏底了。赶忙解释现在割草太难了,找不到草,父亲就不再过问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割草也走得越来越远,割的草也不只是回家喂羊、喂鸡,还可以交到生产队的饲养室记工分。现在的郑州果岭生态度假村,山清水秀,那时候却是荒山沟,大李沟、王寨沟……都是我和小伙伴们割草经常去的地方。山里荒地多,也比在村头庄稼地里找草容易。一般一次会割四五十斤,多了

随笔.....

恋草

柴清玉

我们也背不动,交到生产队的饲养室,可以记二到三个工分,每个工分年底大概可以分到两角钱。

上中学的时候,星期天和放暑假,我会跟着大人们到黄河滩去割草。早晨天刚蒙蒙亮出发,走七八里路就到了,趁着天还不热,抓紧割草,到了中午基本上就完成了任务了。这时候赤日炎炎,大家就躺在黄河大堤的柳树下吃干粮,听树上的知了唱个不停。如果运气好,会在草里找到野生的西瓜、香瓜,尽管半生不熟,大家也会吃得津津有味。半下午,天气凉快一些,大家便捆草回家,大人们会挑一百七八十斤,甚至二百多斤,把扁担压得弯弯的,走起路来带有弹性,富有节奏,而我们挑七八十斤重就压得龇牙咧嘴了。

割草也是有技术含量的,对于枝干比较粗壮韧硬的草,如“狼尾巴”和臭蒿之类的,应用稍钝一点的镰刀,带有弯刃的割法效果更好。而对柔软地贴地生长的草,如“爬地虎”之类,就要把镰刀磨得快一点,贴着地皮进圈,转几圈,就能揪起一大把。有些草,如猫儿草、小虫卧蛋等,根须很浅,而且细小,不用镰刀,用手拔效率更高。姿势上也有讲究,拔草要先弯后直,割草宜微屈前倾,或者半蹲,这样会省劲一些。镰刀要用长把的,左手揪草,右手快速用“连刀法”,才能割得快、割得多。在割草中也让我懂得了,无论干什么活都要认真,努力掌握它的特

点。不然,不但草割得少,弄不好还会割破手。

后来我当兵去了南方,离开了割草的伙伴们,但对草的钟爱不减而甚。每看见一片草地如茵,总会有一股莫名的冲动。部队打扫卫生,总爱拿草说事,说要斩草除根,很使我反感。草虽然弱小,生命却是顽强的,今天铲了它,过不了几天,它会重新萌芽生长。后来人们的观念转变了,对草的态度也转变了,明白草是可以美化环境、净化空气的,草得到了善待。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部首,我对“艹”部也别有兴味,“艹”部的字538个,从简单的“艺”、“艾”、“节”到笔画在17画以上的“藜”、“藿”、“蕈”……闲暇时经常会翻一翻,看看是什么意思,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唐诗宋词中写到草的也会背20多首,从妇孺皆知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游子吟》)“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其一)》)到有些沉重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春望》)“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卢纶:《塞下曲》)……草就是这样,况味一言难尽,却滋养了我的人生和思想。

读美国著名诗人、人文主义者惠特曼的《草叶集》,欣赏“我要到林畔的河岸,脱去伪装,吮吸草的真味;读鲁迅先生写的“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和血”,我都会产生一种对自然、对人生的感悟……几十年前,一首《小草之歌》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不知名字的小草……”经常会情不自禁的哼哼几句。

小草,不会成为参天大树;人,也不会都成为栋梁之才,那么做一棵装扮大地、随遇而安、无名来去,又不惧风雨的小草不是很好吗?

文苑撷英

“江海寄余生”的虚惊

陈永坤

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因文字之累被捕入御史台狱,获释后被贬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他便在那里的东坡开荒种地,自号“东坡居士”。又在东坡筑室,名曰“雪堂”作为游息之所。

贬谪生活还是无休无止。九月的一天,他和朋友们在雪堂夜饮,半夜后才回到黄州南长江边上的住所。家僮入睡,呼门不应。倚杖放目,只见江天一色,烟树微茫,寒山数点,风露浩然,不禁感慨涌上心头,即赋《临江仙》一首: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僮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之静寂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末尾两句原是作者抒发对自己遭遇的一种怨恨。

但没想到作此词的第二天,黄州城内便谣言蜂起,盛传当夜他歌罢“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后,便“挂冠服江边,拿舟长啸去矣。”消息传到黄州徐太守耳里,直吓得他冒出来一身冷汗。因为苏轼贬谪黄州,他是有看管责任的,要是“舟失罪人”,他怎么向朝廷交代?于是慌忙“命驾往谒”,一行人惊惶惶惶,来到苏轼寓所,不想苏轼躺在床上,“鼻鼾如雷”,正睡得香哩。其实苏轼一生都是乐观、潇洒的。即使在谪居中也胸襟开阔,自我宽慰。在黄州的四年多时间,也正是他创作最为丰盛的时期,不少历代传颂的名篇,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都是焕发着最豪迈的精神的!“江海寄余生”这样的愤激之词,正是他希望从孤独、寂寞的情愫中解脱出来的表现。

散文

并作南楼一味凉

任崇喜

在古城的水源地边,我遇到了那一片清荷。

经历了几个小时的行走,双腿有些疲惫,也看厌了满目的绿色,便想换个行进的方向。穿过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杨树林,踏着脚下作响的落叶,便来到了有些浩瀚之气的水边。

顺眼望去,微风拂过时,水面泛起粼粼波光;水鸟掠过时,荡起层层涟漪。近前看,看得见的是芦荻、菖蒲之类的水草,在清澈的水中还有鱼儿浅游。更喜的是,水边的几处浅水里已是绿荷盈盈。其间,有倩影娉婷,嫣然含笑,白荷,在阳光下,就像朦胧月色下绝色倩女,疏秀清瘦的白梅,占尽风情,暗香浮动。“白莲生淤泥,清浊不相干”,“开花油水中,抱性一何洁”,该是苏辙的诗句吧,数语就被言了荷花高洁的品德。

在很多人的心中,荷似乎是江南的象征。不是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然而,此处虽不是烟雨江南,但也颇有几分相似的神韵,冷香飞上诗句。“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姜白石《念奴娇》中的这一句,让人似乎看到了荷的风露清愁之态,禁不住想泛舟

而行,在凌空白鸟的陪伴下临风观水,去寻觅那个清香幽韵的梦。

然而,有人并不这样看荷。记得黄庭坚在《鄂州南楼书事》里这样说:“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清风明月无人管,并作南楼一味凉。”

黄庭坚是一个怪才。他天生聪颖,7岁能诗,22岁乡试第一,23岁登进士第,即步入官场,可谓少年得志。他的文学成就很高。其诗与苏轼齐名,和苏东坡并称“苏黄”。其词可和秦观争雄,人们常以“秦七黄九”并称。人们熟知的是他大书法家的身份,所谓“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一说蔡襄),其墨迹为世人所重。

从51岁起,厄运便降临到黄庭坚的头上,党争之累让他尝尽了苦头,直至生命的终结。他写这首诗时,由于遭人陷害中伤,曾贬官至蜀中6年之久;召回京城后仅几个月,又被罢官到武昌闲居。他当夜纳凉南楼,荷香氤氲浮动,凉风拂面,皓月当空,碧空如洗。他眼观明月清风无拘无束,想到自己每欲有所作为便处处遭到掣肘,不禁飘飘然遗世独立,大有羽化登仙之概。

翻看中国的历史,我们常常可以发现古代的文人都有着一颗隐逸之心。自古文人官场多失意。屈



青苹果(国画) 于博

水姻缘

朱文颖 著

沈小红今天穿了身大红色的中式服装。是经纪人介绍,在观前街南面的官巷里订做的。大红底,上面是正金色的柳条纹。领口、袖口和下摆那里,也都镶上了金色的滚边。

裁缝店的老裁缝原本建议沈小红做连身旗袍的样式。老裁缝上上下下打量了沈小红一下,托了托黑边的眼镜。然后摊开一本《花样年华》的画报,放在沈小红面前。

老裁缝话倒是说得蛮婉转,说连身旗袍穿着有整体感,还能让人显得高瘦挺拔些。但沈小红一听,听出了话里面另外的意思。这不是在说沈小红长得矮胖吗?沈小红就偏不。就偏要做两件套的中装。上衣是凤仙领,把沈小红并不很高的脖子衬得娇嫩些,娇嫩里还略有点小家碧玉的意思。沈小红就要这种小家碧玉的感觉,沈小红就是棵青藤,娇小无助。沈小红就是棵青藤,缠也要缠在康远明的身上。

至于下装,沈小红思前想后,最后还是选了高开衩的长褶。褶子的长度直盖脚背,还要在脚背的下面一点。沈小红倒是听说过那个典故:徐丽莎从旗袍里“蝉蜕”而出一双长腿。沈小红嘴上不屑,心里则还是羡慕。沈小红向老裁缝拿了件样装,走进试衣间里换衣。

沈小红的腿不是长腿,但穿了高衩的褶,在视觉上得到了很大的弥补。沈小红很有些欢天喜地。她让老裁缝把褶再开高些。老裁缝说,按规矩说,是应该开到膝盖往上三四寸的地方,要是再开高,就有些不成体统了。坐下的时候也容易出洋相。

沈小红想了想,说:“那就再往上高一寸,照原先的尺寸再高一寸。一定呵。要不,我可不付钱。”

瞧,现在的沈小红就已经穿着开了高衩的裙子,坐上了锃亮发光的三轮车。

配三轮车的,当然更应该是中装。欧式的婚纱是不适宜的。况且,沈小红的人也纯粹是个中式的人。画了大红的唇色,涂了大红的指甲油,脚上的皮鞋也是大红色的。今天的沈小红从头到脚是个大红色的人。就像中国传统年画中的人物,今天的沈小红从头到脚就是两个字:婚姻。

沈小红上车的时候,伴娘递给她一把大红色的伞。零星的雨丝还

在飘,沈小红又刚化了浓妆,伴娘便让人去观前街的百货店买了把大红色的绸伞。绸缎的面子,伞骨则是竹子的。既喜气,又实用。沈小红刚看到的时候,倒是也蛮高兴,笑眯眯地接了过来。还拿在手里转了转,看着绸缎上龙与凤的图案。

但突然的,沈小红又像烫手一样的,把那把伞直扔了出去。“不要!”沈小红说。回头狠狠地瞪了伴娘一眼。

沈小红和康远明坐一辆车。接着往后,则是一些亲戚朋友与同事。于莉莉和彪哥坐一辆,杨秀娟、葛林坐在一起。徐丽莎自然是没有来。不过徐丽莎倒是蛮大方,隔天晚上徐丽莎找到杨秀娟那里,说是要让杨秀娟捎带一件礼物给沈小红。杨秀娟倒有点尴尬,没话找话的和徐丽莎东拉西扯几句。徐丽莎自从在姚先生那件事情上受了些打击后,倒是消沉了些日子。

不过,最近又像是旧伤已愈、新仇未添的样子。外面都在传说,说徐丽莎这些天新认识了一个港台导演,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成天扎了个长长的马尾辫。说话还带着奇怪的尾音。不过,他倒是很欣赏徐丽莎的个性。

机遇来了,徐丽莎现在很有向东南亚市场进军的趋势。不过,也有好多人在后面说:

“又是一个姚先生,又是一个姚先生。”

徐丽莎倒是真不管这些。她高兴兴地到杨秀娟这里来,聊天,把礼物摆下,又高高兴兴地走了。没人看得出徐丽莎身上有任何元气大伤的迹象。又是那个蝉蜕而出、奋力奔跑的徐丽莎了。真正是云开雾散、重见光明。

连杨秀娟心里也不得不感到佩服。

徐丽莎给沈小红的礼物是一段高级的丝绸面料。徐丽莎说是在杭州买的,虽然苏州也产丝绸,但那是种特制的绸缎,市面上很难见到。送这样的礼物给新娘子,好事当然是件好事,但关键是徐丽莎送给沈小红——杨秀娟感到有些为难。

不带给沈小红,这显然说不过去;但带给了沈小红,杨秀娟又怕沈小红翻脸,弄得大家都很难堪。杨秀娟早就隐约猜到些里面的蹊跷,觉得代送礼物这种行为,弄不好还会让沈小红误会了自己的立场。

29

连载

谈笑一番,两人频率趋于一致,他突然对我说:“我太太问候你,不知你的打嗝儿治好了没有。”我自认为和他们夫妇从未有过交集,于是听得一头雾水。他解释道:“我太太曾经参加过你主持的一场论坛,你说那两天常常打嗝儿,很难止住,请大家包涵。会后,她还送给你一个小偏方。”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了,那天的确有一位日本女士来找过我,告诉我泡一杯绿茶,把两支筷子交叉架在杯子上,然后把把杯茶水分十口喝掉,立竿见影。“所以她让我问问你,那个偏方管用吗?”

回想起来,在众多世界级领袖的采访过程中,这种极富人情味儿的细节很多,它们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从而让接下来的交谈更为真实,更有意义。对我自己而言,每当我打开电视,常常能在国内外新闻中看到几张熟面孔,回忆起我们之间短暂却精彩的交会,因此感到世界离我很近。

意大利总理蒙蒂的上任没有经过民选,而是面临危命,来收拾一个深陷债务危机的烂摊子。因此他被称为“统治罗马的新恺撒”“欧洲最重要的人”“挽救世界经济于又一轮重大危机的英雄”。总理身份之外,他还是一位经济学家。在最近那场一小时的专访中,我突然说道:“刚才的问题提给蒙蒂总理,下一个问题要提给蒙蒂教授……”上任不久却深为政务所累的他意味深长地答道:“我都快想不起来他是谁了……”这番对话令我每每想起,便颇为感慨。

很多大国首脑人物都有一个习惯,每年和几个全球核心媒体的出版人、总编辑或记者进行私人交谈,就一些关键问题彼此交换思想。我也因为一些特殊的专访经历,和受访者结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

2010年2月,丰田汽车因全球大规模召回事件,爆发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事实证明当时媒体报道中存在着大量误判)。丰田章男作为丰田家族的继承人,被迫到美国国会山出席听证会,遭遇种种令人难堪的诘问与羞辱。

在美国听证会结束后,他没有回日本,而是直接飞到北京,接受我的专访。那次他只接受了两个专访,一个是美国的拉里·金(Larry King),一个是中国的我。丰田汽车因故障突然加速,在金的节目导致34人因车祸死亡,拉里·金已经导

呈现了逝者的家属们呼天抢地的控诉。但当时丰田在中国的产品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节目中只是客观地讨论了这一事件,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给了他一个申辩的机会。对于丰田章男,这是一个聪明的选择,他在向美国传递一信息:就算我不得不放弃美国市场,还有巨大的中国市场在等着我。

在我的专访之前,丰田章男在电视里和拉里·金连线采访,对方步步紧逼,他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并没有说出太多内心真实的想法。画面左下角的英文强调:“独家!全球独家!”可见对拉里·金来说,这也是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采访。

采访结束后,丰田章男题写了“心想事成”四个字送给我。

此后每次他来中国,无论多忙都会和我见上一面,聊聊天。当年那场专访,我们本着尊重事实、对中国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来做,客观上对危难中的丰田起到了很多积极作用。

郭振玺总监就对我说,中国记者也应该和这些国际政商领袖交朋友,一个记者的影响力不在于和哪些大人物做过专访,而在于他们是不是真的愿意与你交流,是不是享受与你之间的对话过程。

十几年来,这些大人物的身份发生了很多变化,时而是总理,时而是部长,时而是主席,时而是平民百姓。我则一直是个普普通通的小记者。不是因为做了朋友才平等,而是因为平等才能做朋友——如果不相信这一点,不践行这一点,就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好的交流者。如果未来有一天,那些极具价值的新闻人物,冲着我这张“老脸”和积攒了几十年的还算不错的口碑,都愿意对我倾诉,我就可以给自己的职业生涯打上一个80分了。

提问奥巴马,直面“美国梦”

关于奥巴马,我们常常忘记一件事。

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但其实际,如果他在纳米比亚担任同一职务,人们又会说他是“历史上第一位白人总统”,因为他有一半白人血统。

拜美国《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所赐,他的1/2黑人血统使得他在参与社会竞争时可以享受更宽松的条件。奥巴马在白人社会长大,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一切都有可能。

12

新书架

《汉代车马形像研究》

余向丽

汉代形像遗存中,车马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比重最大的一种,对其深入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汉文化其他方面研究的深入。本书是对汉代车马研究徘徊不前的一个重大突破,御礼是继车制研究之后汉画研究的一个全新的课题。

练春海,1975年生于福建浦城,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汉画学会会员,主要从事艺术史、艺术考古及当代艺术理论研究。

本书以汉代车马的视觉形像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地讨论了汉代马车装饰、使用以及仪仗等方面的礼仪。通过汉代御礼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两个层次,作者不仅全面地梳理了有关车马礼仪的图像、实物、文献,还从宏观上揭示了御礼在汉代发展的内在逻辑;西汉前期,御礼延续了它在先秦的实用性;而西汉中期以后,受封建专制制度发展的影响,御礼开始强调礼仪性;东汉中期,受社会思潮的影响,御礼的精神性开始受到重视,出现以牛代马御车的现象。

天與高才割愛難
家藏古史存疑是
價銀一凡屬
左宗棠書法

左宗棠書法